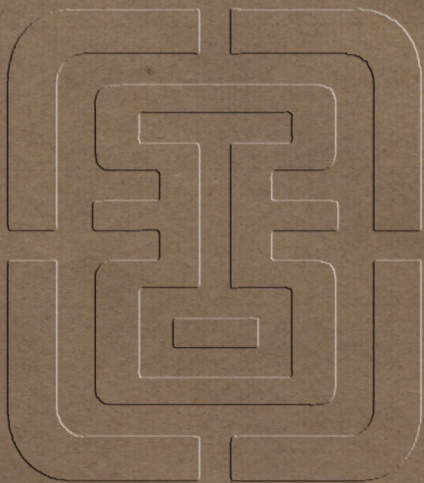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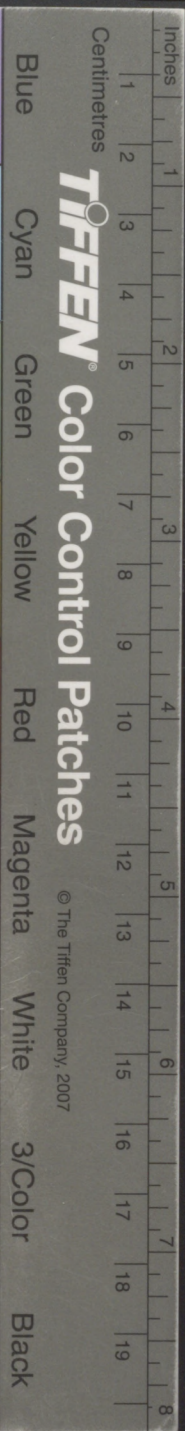


1570



陽明先生集要

—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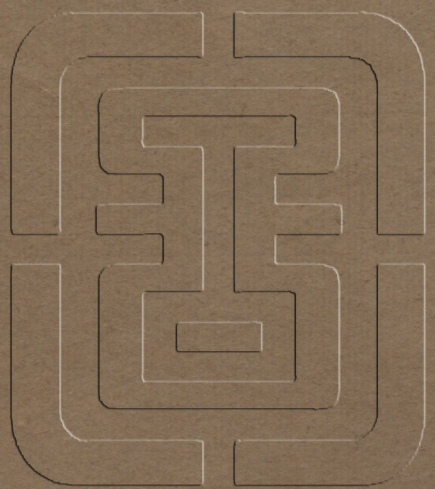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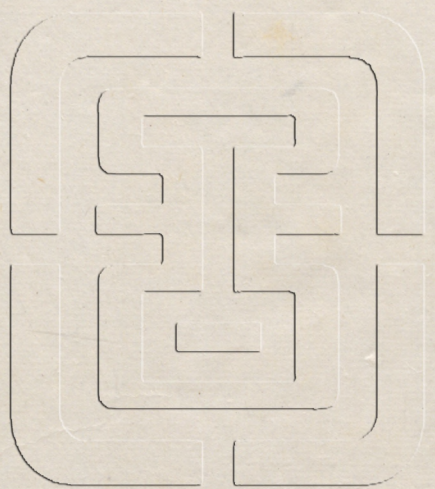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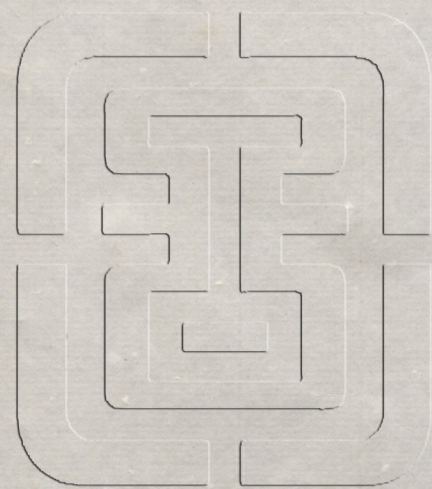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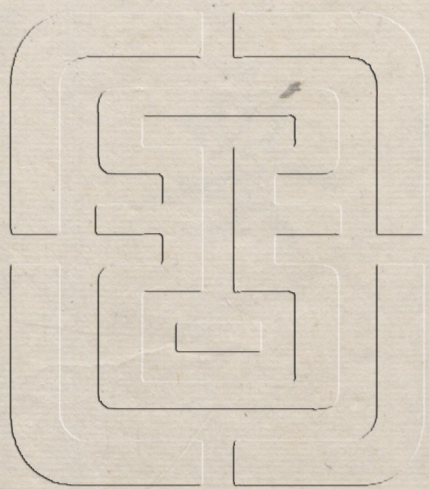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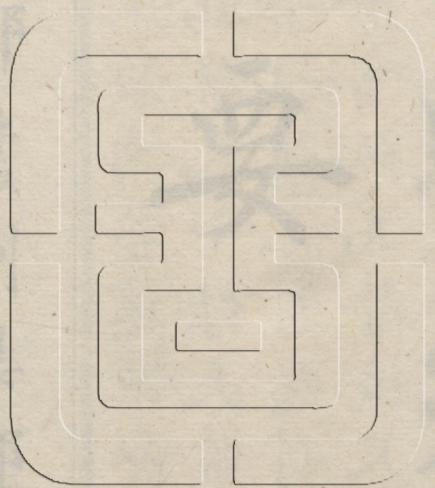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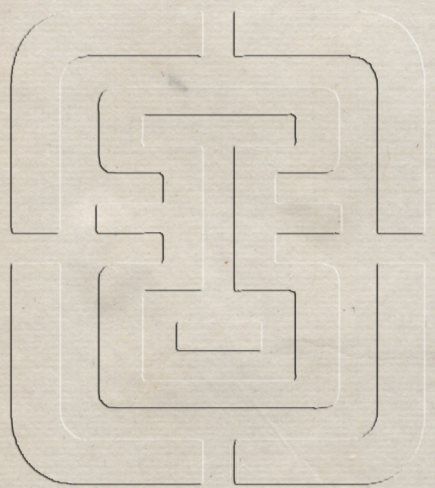




陽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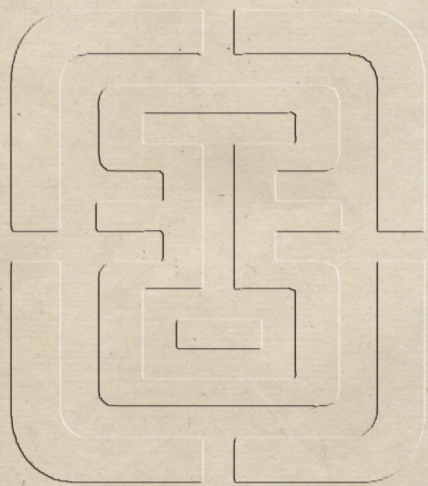


明先生



陽明先生
集要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印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崇禎間施忠愍刊本原書版高營造尺六寸八分寬四寸七分

王陽明先生集敘

性命者務華之所逃胆壯

於標玄而氣怯于擔荷將

但使勞士鼓行僨輶敗轍

則又數之也正心誠意之談
未即便興宋祚然瀛洛關
閩後世宗之勿替豈非根
本之地不宜少主人翁哉

夫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天
立命實與中庸之至誠盡
人物性參贊化育之語互相
發明則又何疑王文成先生

之直指良知不可以印合聖
真開引來學乎是鏡是燈
即光即照拭之燃之完其固
有得一萬畢信非虛也而先

生以是出之經濟其所條
畫區處種々合互節々奏
效人視以為震世竒勲若
以靈光一點澹然周應左

右逢源則固尋常穿衣吃
飯事耳更何需播弄其精
魂雕琢其章句以吾心之曰
星江河役之於涓流燭燭

也者余幸得先生全編焚
香山寺中敬閱返照恍見
先生之所以示人即人之所
自有而知何以非良々知

何以不致孟子不言失其
本心耶中庸不言不誠無
物耶誠之至心之盡人世應
為難為之事業不可從穿

衣吃飯做耶因書數言以
質之四明施公祖蓋四明公
蒞閩漳八年其冰心石畫
福庇於茲土者意學問

淵源有所從出宛肖而是
編即四明公轉別時取以
示余者乃今知之矣性無
岐分身有前後且得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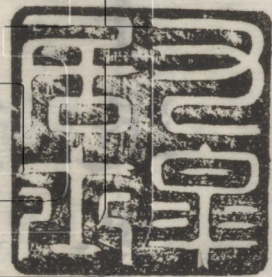
美妣江哉

閩九皋居士後學林鈞

盥書子退思精舍

陽明先生三編序

陽明先生之文大行於世百年
矣四明施公臨漳海而嘆曰文
成之功起於汀贛自平漳寇始
今圖潢池何多日也於是悉取



先生集手評之其奏議公移自立朝而虔州訖思田彙為一編既而曰先生雖在兵間無刺不論學復取傳習錄為一編置於前其餘詩文尚多別為一編儒

者多不習兵家守師說者不能自遣一詞徃徃為詞章家所笑先生即與顓門較猶足與何李並時壇坫與青田竝代稱兩文成也斯兼之矣然而以兼歸先

生先生不受也先生之言曰止
此良知更無餘事未發之中以
位以育立天下之大本而已何
三之與有曰良知即未發之中
乎曰良知知善知惡易知耳良

知前無未發後無已發此處未
易信及疑良知有所不知必待
多學多識疑良知尚落知識別
求無聲無臭理學也經濟也文
章也其敝皆求之良知之外至

於的然則已矣的然者迹也迹
豈能兼哉責絳灌文責隨陸武
其品固也謂功業如諸葛武侯
忠誠如司馬溫國猶為不著不
察是經濟盡無與乎理學謂濂

洛關閩軼唐絕漢而不能過胡
馬之南也理學復無與于經濟
歟學者方幸文成生乎開天靖
難之後以文臣擒叛王功在社
稷有體有用可無疑于天下後

世然而持兩之疑無將之疑偽
學之禁亦同考亭異端之目推
及子靜其故何歟信心者不問
迹徇迹者難語心疑其功并疑
其學疑其學則一切立功立言

吾將誰使正之故論學於有宋
諸儒之後不得不揭良知兩字
為千古聖賢滴骨血而今日又
欲以無已發未發處為良知滴
骨血知此者不言而信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無濟萬世之功無
加損焉其不知者豈惟宋之理
學無與經濟雖攝相三卿亦成
何事設使伊萊不生乎三代呂
散不遇於今時天地間豈復有

完人哉爾來漳海多故亦向者
虔州一時四明公每過余焦然
談海嶽輒及桶岡洊頭時事因
舉父成在三泖有平山中賊易
平心中賊難之語遂相與劇論

文成之學其論文成學未嘗不
及宋諸儒先而尤反覆於紫陽
幾同幾異幾疑幾信蓋數十往
復然後相與釋然今評是編亦
其反求諸躬參諸行事論其世

然後詳說之非高談影悟鼓吹
先正苟讓當仁者比昔文成反
覆紫陽定論必求針芥於良知
而後已今四明公反覆陽明定
論究其指歸亦必求針芥於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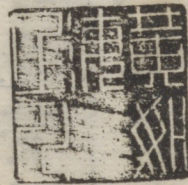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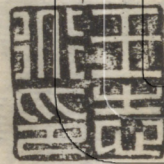
陽而後已兩先生者皆過化吾
漳其定論皆孔氏堂室必繇之
徑其趨則一今之宗姚江者必
詘考亭宗考亭則疑姚江疑其
學且甚於疑其功是編也可謂

忠於文成且使吾漳再見紫陽
矣百年以來推明文成之學者
多出文成之鄉同時有龍溪王
子龍溪之後有海門周子有石
簣陶子今又有四明施公姚

序
江之澤亦既長哉

崇禎乙亥七月乙卯函漳後學

王志道序



王文成集要三編序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
當聖人之任者未必成聖人之功
伊尹歿而知覺之任衰
逃清者入
和逃和者入
愿至於愿而荒矣周

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
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章訓詁
之習推源致瀾實易爲功而二聖
人者竭力爲之或與爲獸爭勝於
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爲

之若是其難也明興而有王文成
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
亂賊驅爲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
筆到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
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

有盛於文成者也孟軻崎嶇戰國
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
尹祗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變學爲覺實從此始而元
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
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其賢
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
仲尼以覺知自任轍弊途窮亦不

能輟絃歌躡赤舄以成納溝之務
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託於後
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
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
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其

說稍爲宣暢無復發揮裨益其下
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槩可知也
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
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
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爲主亦有耕

莘遺意然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
直授遍於巖谷當世所籍意非爲
此也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
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
以虛晦庵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

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
窮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
當晦庵之後辭章訓詁汨沒人心
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
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反本雖

然朱氏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
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逾程以至
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
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於伊而進
於孟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

間主臣明聖人才輩生蓋二千年
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陸文安
不值其時雖脩伊尹之志負孟氏
之學而樹建邇然無復足稱今讀
四明先生所爲集要三編反覆於

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歎於
伊孟朱陸相距之遠也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崇禎乙亥
歲秋七月漳海治民黃道周書



王文成集序

王文成先生起東南倡學繼
往開來得來曾而以其學
見之區朝定國靖大難建大
功亦得來曾有差

明興二百年來一人也然先
生之學如暗室一燈而同事者
疑其學先生之切如響天一
柱而當事者忘其為乃先
生不以此介之也越數年而

如口稍息始論次先生功錫
康侯即如故事又數十年
始表章先生學大者雍容
樽俎稱素臣次亦不少康
桑之社于是先生學術始

大被於天下矣今海內學士
大夫得先生片楮集字不啻
彙品飲而著茶肅之若
漳僻在海隅罕覩金書
間拾殘篇僅啜一腐殊可恨事

四明施公敏而好學公餘取先
生全集而詮次焉分理學經
濟文章凡十五卷付諸剞劂
與世共寶可謂姚江之功臣
閩南之教主矣昔人稱德

功言三不朽我朝名碩蔚起
淵微其心麟鳳其來者肯
頂相望要以鳧短鶴長遂成
鼎足若夫函三為一則先生
一人而已夫以先生之忠肝義

膽偉略殊勲維善始者不
能掩其蛾眉獨學問未易
窺測猶有豎白同異之疑
甚有詆先生為偽學者嗟
乎使先生之學為偽則苟

卿升堂楊雄入室矣今諸編
具在誠取一再讀之皆實理
實事根命根性真足津梁
系彥治鑄稗官至陰符之
謀出天入地社稷之功震主

驚人直先生之考垢粘糠耳
豈關先生至極哉孔夫子之讚
黃帝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
用其教百年故稱三百年

先生去今未百載而嚮利有
德尊嚴若神者已遍於窮
谷遐陬過此以往教化翔洽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也施公與
先生同里聞知有自而先後蒞

漳鐵面冰心十年如一日每見
其訓士諭民及與縉紳大夫
相切劘者皆原本道德之意
而遭水旱之厄撫字有方值
夷寇之訐方圓並畫實典先

生之安民和衆扶危定傾同一
靈變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
之公之於先生也蓋其似哉
人但知公之飲水如藥一毫
不染而不知其自治郡以及守

潢池無日不弄兵其間經
緯武文翕張操縱安反側之
心而妙折衝于談笑者皆在不
見不聞之地公不以告人未之或
知也雖然有文成之人縱無康

榮之錫而文成自重公固學
文成之學者也為召杜而有
餘為韓范而無不足天下為
已任之人即志不在溫飽之人
公不負所學必不負

天子余以其生平所討論合之
服官所展布竊謂他日姚江
當有兩文成毋云退然不勝衣
軍旅未之學也
賜進士文林郎侍

經筵吏科都給事中前奉

勅巡視城河工程持

節冊封

周府後學顏繼祖撰



陽明先生文集敘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三曰立德
立功立言然果如是之畫爲三
等如玄黃黑白之殊類乎非也
蓋人未嘗生而有功生而有言

惟此德命於天率於性明此者
謂之精誠此者謂之一惟明故
誠惟精故一是謂聖賢之學學
至於誠則有以立天下之本一
則有以盡天下之變德也者功

從此托根言從此受響者也惟
學之入德未至卽身奏一匡之
績祇成雜霸之勲名卽文起八
代之衰終屬詞章之小乘故上
下古今伊周之後無功六經之

外無言非無功與言也德之未
至卽功與言不足稱也先生從
學絕道喪之日獨悟良知之妙
蘊上接精一之心傳就不睹不
聞之中裕經綸參贊之用舉世

所謂殊猷偉烈微言奧論不必
分役其心而已實有其理將見
富有日新自然應時而發戡亂
定變人所視爲非常之原者先
生唾手立辦使世食其功而絕

不見捨攘之跡斯名世之大業
也創義豎詞人所稱獨擅制作
之林者先生未嘗過而問焉不
外日用之雅言而備悉夫繼往
開來之緒斯羽翼之真傳也德

立而功與言一以貫之此先生
之獨成其不朽哉世於先生之
學未能窺其蘊奧故慕先生之
功若赫然可喜誦先生之言若
澹然無奇譬適滄茫者不望斗

杓爲準與波上下東西南北揣
摩向往無一或是而先生之爲
先生自若人惟學先生之學試
升其堂焉入其室焉而後知先
生之不可及也後知不可及者

之其則不遠也性命建中人人
具有一先生焉人人具有一先
生而竟無一人能爲先生先生
於是乎獨成其不朽矣余以蚻
蚊之質仰羨蟾蜍之宮每讀先

生之書不啻饑以當食渴以當
飲出王與俱然行役不常苦其
帙之繁而難攜也因纂其切要
者分爲三帙首理學次經濟又
次文章便儲之行笈時佩服不

離亦以見先生不朽之業有所
獨重云

同邑後學施邦曜頓首撰



年譜

王先生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之後
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廸功郎壽徙餘姚國初
有綱者官廣東叅議成苗難其子彥達以羊革裹
尸歸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綱于增城綱益先
生之六世祖也高祖與準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
遯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入太學號槐里子祖
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
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加贈新建伯父華號
龍山錄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

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為先世故居復自
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距越
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稱為陽明先生

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先生在娠
十四月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
吹送兒來驚寤已聞啼聲竹軒翁因名先生雲而
鄉人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而目之曰
好個孩兒可惜名字道破竹軒翁更以今名曰守
仁即能言嘗暗誦翁所讀書翁訝問之曰向聞祖

讀時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竹軒翁因龍山公迎養攜

先生如京師過登金山與客賦詩未就先生從傍

占一絕客大驚復命賦蔽月山先生又隨口占一

絕詩在集中明年就塾師於邸中一日與同學生

走長安街遇相者曰吾為爾相爾鬚拂領入聖境

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先生感

其言歸問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

生曰恐未是當讀書作聖人耳

可觀殺一
世讀書人

易月先生年譜集

二
毛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時石英王勇亂畿內石和尚劉千金亂秦中先生闡行出居庸關逐胡兒騎射遍詢夷落所以備禦之策經月始返夜夢謁漢馬將軍援廟賦詩一律詩在集中先生感慨時事屢欲上書於朝龍山公格而止之

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七月自京師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時諸公養和為江西叅議先生就委禽焉合卺日偶行入鐵柱宮見道士脚踏卽而叩之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遍索不得明日先

對長大半

灑掃應對
可悟精義
入神正是
如此

生始還署中有紙數篋先生日學書皆盡書法大進先生嘗曰吾始模古帖止得字形後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及讀明道書曰吾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餘姚舟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之學先生甚喜以謂聖人必可學而至也後徧讀考亭遺書思諸儒謂衆物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見

便見大學問

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
 五年壬子先生廿一歲秋舉于鄉時闈中夜半見有
 二巨人者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
 而先生與孫中丞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及宸濠之
 變胡發其奸孫疾其難先生平之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春試南宮落第宰相李西
 涯素器先生戲曰特汝作來科狀元試為來科狀
 元賦先生拈筆而就而就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
 無我輩矣及丙辰春試竟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
 不第為恥者先生笑曰汝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

先生所往
 無不成功
 其平日究
 心軍旅如
 此可見天
 下事無有
 不學而能
 者

得第動心為恥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烽甚急詔舉
 將才無以應先生因精究兵法每遇賓飲聚果楸
 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讀考亭上光宗疏有曰
 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
 悔前日用力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
 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沈鬱既久舊疾復
 作聞道士談養生之說而悅焉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春舉南宮第二人賜二

甲進士第七人觀政工部先生為諸生時嘗夢威寧伯王越遺以弓劍是秋奉命督造威寧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則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謝以金帛不受出威寧夙所佩劍以贈受之夢故也時星變下詔求言又達虜猖獗先生疏論邊務八事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灑獄江北暇日遊

九華山見道者蔡蓬頭問以仙術蔡曰尚未有頃先生並左右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三蔡曰汝

道者真是異人

禮雖隆終不忘官相大笑而別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先生歷巖險訪之值其睡先生默坐良久方醒問以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語畢復睡先生歸明日再往不復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八月予告歸越築

室陽明洞行道引術友人王思輿等來訪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似先知者衆驚異以為得道久之先生悟曰此簸弄精魄非道也遂屏去其術欲離家遠遯念祖母岑與龍山公在一日悟曰

能不為異道所惑非大智不能

此念生于破提此念亡是斷滅種性矣乃移居西湖往來南屏虎跑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喟曰這和尚終日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不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拜謝挈鉢而歸

十七年甲子先生二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試錄

皆先生筆也九月改兵部武選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是年識湛甘泉若水與盟講明聖學門人始進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時奄瑾擅政南京科道戴銳薄彥徵等皆下獄二月先生抗疏救之觸瑾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夏起謫至錢塘瑾遣人陰跡先生先生懼佯為自沈于江密附商船往舟山颶風一夕飄墮閩界北登岨山行數十里夜扣野寺不納又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但遠廊吼不敢入黎明寺僧來廟所意先生必啖于虎將收其橐此寺僧蓋素借虎以禦客者見先生方睡醒驚曰非常人也邀至其寺則向與先生

先生隨所
至多遇異
人如長安
相者鐵柱
宮道士九
華山蔡蓬
頭俱得其
指點之力
豈先生爲
一代大儒
故隨在有
神人爲之
呵護耶非
尋常之士
得善等一
遇者

此所謂動
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
能

跌坐于鐵柱宮之道士在焉。道士笑出袖中詩，相示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因問先生曰：爾欲安往？萬一瑾怒，逮爾父，誣爾北走。胡南走，粵奈何？先生愕然，封之，得明夷，乃決策返。別道士，留詩壁間。詩在集中，遂取間道，繇武夷歸。涉鄱陽，往省龍山公于建業。以十二月赴龍場驛。時先生妹婿徐愛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學。

三年戊申先生三十七歲。春三月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蠱蟲畢聚，夷人呷舌不通語。

言可與通語言者，僅中土。亡命耳。時瑾憾未釋，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俱忘，惟生歎一念尚在，乃鑿石，擲以俟命。焉會從者皆痛，先生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爲歌詩，調越曲，雜談笑，以相解，憫因流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著五經臆說，夷人亦日來親見。先生所棲，卑濕，爲構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思州守遣人侮先生，諸夷不平，毆

之守怒白于當道當道令先生詣謝先生不可致書復之守聞自失水西安宣樹餽梁肉給使令重以金幣鞍馬先生俱不受始朝廷議設軍衛於水西兼築城廓既而止然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申朝廷令甲威信安心乃折有宋氏酋長曰阿賈阿札者叛宋氏作亂先生復遺書諷諭安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督諸生師先生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其說具語錄中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繇龍場驛丞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七月不事威刑選三老里正論民爲善多感化者冬十一月入覲館於興隆寺時黃宗賢縮始見先生論學先生喜令與湛甘泉俱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正月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始論晦庵象山之學有答徐成之書時方獻夫爲郎位在先生上敬執贄先生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司員外郎二月陞考功司郎中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二月陞考功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大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是年徐愛以郴州守遷南工部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詳語錄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冬十月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琅琊灑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舊學之士日益至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立從弟守信子正憲爲後正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故也

八月擬諫迎佛疏近侍言西域有僧能知三生事胡人謂之活佛遣宦者劉允乘傳往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賜賚巨萬勅允往反以十年期得便宜行事請鹽七萬引爲行李費輔臣楊廷和執奏不聽先生擬疏欲上後止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兵部尚書王瓊舉也王思典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州先經萬

今處在皆
如此惟明
不足以獨
奸多爲左
右所賣

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令聯商
艦結爲陣勢揚旗鳴鼓若趨戰者賊懼羅拜呼曰
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
差官撫輯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皆散
歸先生入贛日卽選募民兵行十家牌法先是贛
人之在官府者皆洞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先聞
軍門一老嫗作奸尤甚先生知之呼入密室使自
擇生歿錄吐實先生許以不歿試其言悉驗先生
以是盡得賊情矣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五月止兵符 奏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小溪巡

王晉溪立
朝他無表
見只此一
節便堪不
朽

簡司于枋頭 六月請疏通鹽法 九月改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
先生申明賞罰疏以旗牌便宜爲請有笑其迂者
獨王公瓊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又將
誰與覆疏得 旨悉從之江西鎮守太監畢真謀
於近侍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
南贛用兵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敗矣惟省城有警
則聽南贛策應可也真謀乃寢 以平漳寇功陞
俸一級賞銀二十兩文綺四端 十月平橫水桶
岡諸寇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問之曰汝何得黨

賊之用心
如此畢竟
爲先生所
擒蓋見先
生方略之
妙

陽明先生年譜

四百八

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奸漢
斷不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赴其難或周其急或
逞其酒色嗜好待其懷德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
顧謂門人曰吾儕求友之切亦當如是十二月
班師奏設崇義縣治于橫水增茶寮隘上堡鉛
厰長龍三巡簡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三月平大帽洲頭諸

寇四月班師舉酒以酬諸門人曰感諸君助我
以此相報門人各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賞
罰軍事嘗恐誤有愧諸君不敢不慎及退對諸君

取朋友之
益者當知
此用心

尚覺前之賞罰有未慊也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
相對時此心恰恰如一始安此固諸君之所以助
我矣五月奏設和平縣治于和平峒改和平巡

簡司于洲頭六月以平橫水桶岡功陞右副都

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七月刺古本大

學刺朱子晚年定論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正月以平三洲功廕

一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六月奉勅勘處福

建叛軍初九日發贛州十五日至豐城聞寧王宸

濠反趨還吉安起義師濠遣兵追先生先生以計

陽明先生年譜

十一

方志

得脫十九至吉安上疏告變慮賊黨順流窺建業
犯京師兩都倉卒無備思以計詒濠使遲爾旬月
不出乃萬全於是偽爲兩廣軍門機密火牌偽爲
迎接京邊官軍公文偽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書
偽爲閔念四凌十一投降狀令雷濟龍光先後設
法故聞于濠濠乃疑懼猶豫其詳具反間遺事中
二十一日再上疏告變以叛黨方熾恐前疏不得
達也同日又疏乞省葬七月初五日疏上宸濠
謫訕檄榜十三日率伍文定等義師發吉安十五
日大會于樟樹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襲破濠伏

晉漢真不
可反

兵于新舊墳廩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拔南昌二
十四日與賊戰于鄱陽湖之黃家渡二十五日戰
于八字腦二十六日獲濠于樵舍江西平而朝
廷不知也當是時始以南京都御史李克嗣飛章
告急集廷臣會議廷臣猶觀望不敢斥言濠反獨
兵部尚書王瓊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不
足慮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但故事不得
不命將乃疏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請命將
出師趨南都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
率淮兵胡南都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

如此布置
亦好

秦金率湖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
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遇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
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時羣小導上親征有
旨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假威武大
將軍鎮國公行事令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
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以從給事中祝續御
史張綸隨軍紀功八月十六日上疏諫止親征
是日再乞省葬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如京師
時忠泰等誅上使人以威武大將軍牌取逆濠放
還湖中俟上親與之戰而後獲之以爲功及先

張永真內
侍之權然
者然亦生
生之至誠
有以感之

生行至廣信忠泰又使人邀還江西先生不聽乘
夜過玉山草萍驛適張永候于杭先生見永謂曰
江西之民久遭濠毒既經大亂繼以旱災又加以
京邊官軍供應困苦不支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
濠尚賜從耳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將成
土崩之勢公素委心朝廷得無念耶永曰然吾之
此出爲羣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
爲掩功來也但皇上天性順其意猶可挽回萬
一若逆之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之大計矣
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居西湖淨慈寺

十一月返南昌以奉勅巡撫江西也時忠泰等在江西百計撻羅續綸又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先生既還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愈待以禮密令居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將犒賞北軍忠泰預禁其人令勿受先生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嗔慰厚與之視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感會冬至節先生令城市設酒脯以奠歿于亂者哭聲晝夜不絕北軍聞之無不思家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不能以屈之先生

此正所謂
知柔知剛
非有大學
問者不能

勉應三發三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乃班師還南都是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 上至南都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 上在南都忠泰既憾

先生每矯旨召先生而先生不赴乃密諧于

上云王守仁必反 上問以何為驗對曰試召之

必不來 正月有詔召先生張永使募士錢秉

忠密以報先生聞命趨至忠泰復拒之于蕪湖

先生入九華山宴坐草庵中 上陰遣人覘之曰

王守仁學道人也安得反 命還江西過開先寺

歸功於朝
極得大體

刻石于讀書臺曰正德己卯六月十四乙亥寧藩
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
震動七月十三辛亥臣守仁以別郡之兵復南昌
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
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
震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
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蓋世宗龍飛之兆
徵于此矣豈先生能前知乎二月觀兵如九江
三月又疏乞省葬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六月如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人皆

堪為募兵
者法

思慮之深
遠若此真
長出於忠
君愛國之
心

為先生懼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曰東家老翁防虎
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
如驅牛門入陳九川等復以為憂先生曰吾昔在
省城處權監鎗鋒劍鋒間吾心帖然今公等何多
慮也有言萬安多武士命叅隨往錄之論曰但多
營力不問武藝得三百人龍光問宸濠既平錄此
何為先生笑曰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亦一
機會也蓋是時上在南都宸濠尚未伏法而彬
謀叵測故有牛首夜驚之事只畏先生不敢動耳
先生之所以觀兵九江校士贛州錄萬安武力者

其意皆以此固難爲衆人道矣。七月重上江西捷音疏，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我等未出京時，宸濠已擒，王都堂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假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先生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八月，奉部院雪理冀元亨寃狀。閏八月初八日，上在南京受俘。十二日，上自南京旋蹕，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

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九月，自贛州還南昌，時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來見先生。先生異其人，降階延之上坐，問何寇，曰：有虞氏寇，問何服，曰：老萊子服，問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也，銀心動，坐漸側，及論格物，致知之旨，言下豁然。明日，易服執弟子禮。十二月初三日，上在通州，賜宸濠歿初八日，上還京。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三月十四日，上崩於豹房。四月，世宗登極。八月，召先生馳驛來。

如此宰相
真可恨

京二十日發南昌輔臣沮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仍乞便道省葬歸越
十二月制封新建伯詔至日適龍山公誕辰先
生捧觴為壽公蹙然曰向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成
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與禍機
四發前後二年岌乎幾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
良父子濫冒封賞寧官高爵復相見於一堂豈非
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可幸亦可懼
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
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初十日疏辭

封爵不允 二月龍山公卒先生哭踊幾絕戒家

人齋食百日未幾又令弟任輩精進乾肉曰諸子
奉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不如稍寬之
使各求自盡可矣先生久哭暫輟有弔客至侍者

云宜哭先生曰哭發於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則以
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飾情行詐已久故于父母亦

然 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啟充給事
中毛王承宰相意倡為異說劾先生門人刑部主

事陸澄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 九

真宰之語
動人肺腑

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

為問陰關先生門人徐珊不答而出門人錢德洪

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而接之曰聖學從茲大明

矣德洪曰時事如此此學何繇得明先生曰吾學

惡得遍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溪谷無不見

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九月改

葬龍山公於天住峰鄭太夫人於徐山因石泉有

水患也十一月與張元冲論二氏之學元冲曰二

氏作用亦有功于吾儒者不知亦當兼取否先生

先生不與
世爭是非
亦只是實
見得是耳

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
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即吾盡性至命中完
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謂之佛後世儒者不見
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辟之廳堂三間共
為一室儒者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
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于中間皆舉一
而廢百也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正月越郡守南大吉見

先生自陳其臨政多過問先生何無一言教我先

生曰吾已言之久矣大吉未解先生問曰吾不言

今日居官者只少自悔二字先生此言堪為鑒

汝何以知對曰此某之良知也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越數日再來請曰某過後甚悔雖亟思改圖然不若得人預言不犯為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真切越數日又來請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明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亦難住鄙此入聖之機也勉之八月十五日宴門人于天泉橋是夜月白如晝門人百餘人酒酣各歌詩投壺擊鼓盪舟為樂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云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

在陳思魯之狂士以學者沒溺富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有高明脫落者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然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今諸君已見此意正好精請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德周魏良政良器讀書城南遊禹穴諸勝忘返錢父問二魏曰得無妨課業乎二魏答曰觸處皆舉子業也曰朱說亦須理會否二魏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又何憂不

得耶。錢父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譬之治家。學聖賢者。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學舉業者。專以假貸為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僕具。百物莫不遍借。客來。雖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魏良政發解。錢父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時大禮議起。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宗明問先生。先生皆不答。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六月。先生服闋。禮部尚書席書特疏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蕭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喜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然豹是時尚以賓客禮見也。後六年。豹出守蘇州。先生以下世四年矣。語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莫再見。執費不及矣。茲以二君為證。具香案拜先生。稱門人。十一月庚申。正億。

海公亦一有志之士

識此可知
道無內外
動靜之別

生蜀具香案拜表坐禪門人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五月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征思田。九月發越。五月過南昌。先是先生舟次廣信門人徐樾方自白鹿洞學跌坐而來有禪定意登舟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曰不是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為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唯唯明日至南浦百姓迎者謹呼塞途至不能行父老爭頂輿遞入都司先生命就謁者東入西出有不

唐公亦一
大聰慧人

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始散始舉有司常儀有諸生唐堯臣者素不信先生講學至是驚曰三代以下安得有此氣象耶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堯臣詐為獻茶者得上堂傍廳大喜自慶十一月至梧州上謝恩遂陳膚見疏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二月平思田。七月平八寨斷藤峽。上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事宜。九月以平思田功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十月以疾疏請告不報。謁漢馬伏波將軍廟于烏蠻

灘宛然少時夢中所見也識二詩于其壁于謁增
 城先廟先生之六世祖綱以叅議歿苗難者是也
 十一月班師至大庾嶺先生疾已劇謂布政使王
 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托姜維乎大用遂擁兵
 護衛且為敦匠事二十五日至南安門人推官周
 積來見二十八日消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
 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先
 光地更有何言有頃瞑目而逝門人贛州兵備張
 思聰迎入南塾驛沐浴祔歛如禮十二月初三
 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視登舟士

見得此心
 如此可以
 疾矣終不
 疾矣

民遠近遮道哭聲震地至贛士民沿途擁哭如南
 安至南昌門人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趙淵
 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時連日逆風舟不能行
 趙淵祝于樞曰公豈為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
 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二月

庚午喪至越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
 行方下詔禁偽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

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為都事今少
 保桂夢時為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為

桂夢無良
心一至於
此亦只是
起於一念
之忌為相
臣者一有
忌心便妨
賢病國無
所不至

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從此與
夢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
以輔導 聖德夢與守仁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
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夢平生也但臣於事君
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臣之所以深
知守仁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
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
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嬖
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鎮守
如畢真劉朗等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之臣多懷

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
賊之事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為伍文
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洲
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
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
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
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為兩廣腹心
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守仁假
永順回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易若拉朽凡此守
仁之功皆除大患卒又以成勤事而寧可泯滅之

乎其學之大有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子，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二曰親民，卽百姓不親之親，而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蓋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學正接孔孟之學，而庸可非訾之乎。今夢以此詆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故臣不敢以此爲夢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

忠之舊恩，倡僞學之新禁，夢之所以輔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歿，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況于人乎。況于聖人乎。假使守仁生于異世，陛下猶當追崇之，何至親見其人而失之也。臣昔與守仁友二十年，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忽有深省，遂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夢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守仁今日之抱寃，亦猶夢向日之

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德若此事不明則寧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夢之過也疏入不報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後溪入懷輿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夜有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者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尺遂定穴時門人會哭者千餘人四方來觀者皆涕泣歎息

隆慶元年丁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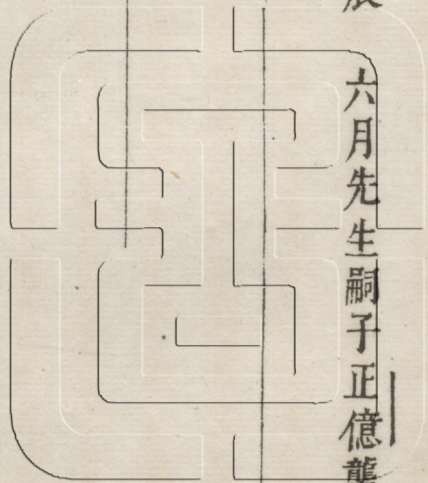
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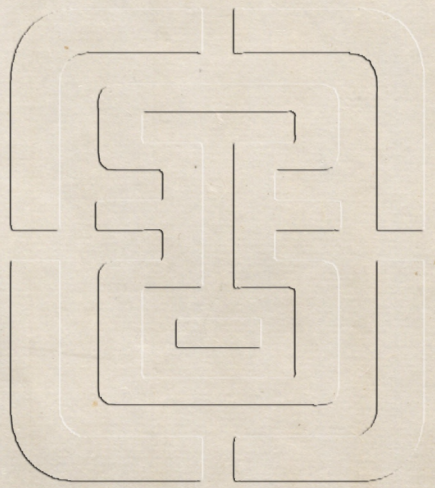
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謚文

成

二年戊辰

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封新建伯





陳明先生詩集

身居伏臘無一日之仁者 務所尚後以年其

德仍與世 聖德君此事不明

陛下之忠且 如此所以

明等 不報乎一月後

先生於 人南亭五里先

生所說 深合衛南右

御者心 學在於其上

一 聖德君此事不明

明等 不報乎一月後

先生於 人南亭五里先

生所說 深合衛南右

御者心 學在於其上

世三 四十六

